

薄凉如故

桃花歌扇，荧屏朱钗。谁为谁牵绊此生，谁为谁一梦千年。

若，君已陌路。

何不自此。

山水不相逢，唯叹薄凉如故。

——楔子

柳张街上，声色犬马，已是黄昏的天，厚重的酒香混杂着女子的胭脂媚气。

我柔润的指腹轻划过淡妆的面颊，抬眸看向铜镜，云鬓轻笼蝉翼，峨眉淡拂春山。懒懒起身，金丝芙蓉帐，盈盈小红烛，所谓纸醉金迷，可抵过如此？听到楼下传来杂七杂八的脚步声，容妈妈推门而入，眉宇间萦绕着些不舍与欣慰交杂的老练神色，隐隐透出的那么些许得意被巧妙的掩盖：“香儿，你可知是谁用重金讨你一舞《香如故》？”

容妈妈身后的丫头笑道：“是皇上的宠臣，萧公子，就是前些日子才迎娶了咱们容闲阁上一位头牌尘梦姐姐的。香儿姑娘可要好好施展本事啊！”

我心头一跳，俯身抱起锦瑟：“香儿定不负厚望。”

“香闲，这舞名曰《香如故》。”嫂嫂凌香执起我的手：“若是练成此舞，便以舞为情，浮华此生。”

彼时年少，总是轻狂。

我是柳香闲，是堂堂柳家千金，是战功赫赫的柳将军最疼爱的妹妹，华服贵身，百人伺候。你彼时亦是年少，我湖边一舞，玉洛色的水裙带起一片落花，纷然落下。你眸中绽放着异样的神采，像是惊艳中有着一丝宠溺，以萧相和。

曲终，舞毕，人散。你的声音在偌大的树林回荡，荡起我心中几层涟漪。

“此舞若成，便是以舞为情，浮华此生，唯叹香如故。”

嫂嫂说这舞是倾尽满心的情意的，我为你倾尽了满心的情。可是，你呢？萧枫凉，你长眉入鬓，凤眸无澜，长臂揽一女子入怀，她名曰尘梦，身世卑微，出身青楼，一双玉臂万人枕，一点朱唇万人尝。我泪水连连的质问，枫凉，我柳香闲何其不堪，叫你爱上她一介风尘女子。你说，柳香闲，尘梦是世间的艳光，以舞为情，一介风尘又如何？

容妈妈为我推开雕花的朱漆大门，我的心脏不安的律动。我柳家一夜之间支离破碎，哥哥被活活打死，我却侥幸留得一命，只被扫地出门。你萧家如今扶摇直上，你只记得娶回了尘梦，却何曾管过我的死活。我不怪你，因为我知道，尘梦只是我的替代品，你不知道，你爱的人应该是我。

你浅饮辄醉，我卖力做舞。我要让你明白，当年以舞为情的人是我柳香闲，当年与你在湖边曲舞相和的人是我柳香闲，以舞为情，浮华此生的人是我柳香闲。一舞终，你眸中焕发神采，喃喃地叫着：“香儿，到我这里来！”

你终于认出我了，你终于心疼我了，你终于肯爱我了？你我两相缠绵，芙蓉帐暖，嫂嫂的话似乎还回荡在耳畔——此舞若成，便是以舞为情，浮华此生，唯叹香如故。我满心欢喜，却听到你苦涩中包含了太多无奈与苦涩的声音，彻彻底底地搅散了我满心满心的柔情。

你说，你终究不是她。

一曲一夜，一夜双人，却原来，繁华过后一场空。

三年前，柳张街上的容闲阁曾出了一位头牌姑娘，相传本是富家夫人，花容月貌，舞姿卓越，却被丈夫发现不忠，一怒之下丈夫将这女子送进了容闲阁，不假时日，香消玉损。

萧枫凉，我怎么就一瞬间明白了，原来一直在你心底那个人，是她啊。

你与我的嫂嫂凌香两厢情愿相见恨晚，我的兄长常年征战，战功赫赫返乡却发现嫂嫂的不忠之心，一气之下将凌香丢进了容闲阁，叫她备受凌辱。她不堪忍受，不到半月就折了，你便恨极了我的兄长，恨他阻挡了你和凌香，更恨他导致了凌香的死亡。于是三年的隐忍后，你含恨而发，废了我柳家，打死了我的哥哥。你做了那么多，都换不回凌香的重生，再舞一曲香如故，你便一直沉迷在这柳张街，寻找和她一样，以舞为情的薄命女子。

问世间情为何物，你为谁苦忍相似，我又是为谁巧笑嫣然。我是柳香闲，不是凌香，也不是为了荣华甘愿屈身当他人替代品的尘梦。我只是凭着那么一点点的爱和期待，至生活心酸于不顾，至家仇亲人于不顾，只身进入柳张街这风花柳巷，想红遍柳张街，以一舞解我毕生望穿秋水，哪怕换来的只有你的一句以舞为情，我都在所不惜。

凌香的祭日，我盛装而出，罗袜生香，衣袖翩翩，毕全生勇气，和最后爱意，舞了《香如故》。总是女子薄凉，可谁会心疼？家仇重担，原谅我柳香闲无力担起，偏偏到了临死的一刻，还要想着你萧枫凉，是否对我，有那么一点点的喜欢。

星月不相见，山水不相逢。我要先你一步，踏上奈何桥。